

贾平凹：旷达独行（下）

胡竹峰：我突然想到鲁迅，他说一个都不宽恕。我年轻时候，觉得鲁迅太激烈，现在倒是懂得了一些。有些群体，我对他，不争，不说，随便。看他一眼，我都不愿意。我心里我一个都不宽恕，你呢？

贾平凹：我无所谓，起码我心里瞧不起他，瞧不起他。我也不愿意计较那些东西，你伤害你的，反正打不倒我，绝对打不倒。有人攻击我，没地方攻击了，他们无能为力了，然后攻击我女儿。给女儿带来的好多灾难，作为父亲，我心里难受……

胡竹峰：很多人在文艺领域评头论足、大刀乱舞，人人都是行家，人人也都不是行家了。有的时候还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讲。一个人的见识观念，超过了同类的人，就难免寂寞，走上高山的只是少数了。

贾平凹：对的，对的，咱也没办法。我自己有时想不通，你看我从来没有说过谁一句坏话，也没有做过良心过不去的事情，都是大量的帮人，但是有人为什么老伤害我。在想不通这个的前提下，慢慢理解人家理解人生是什么样子的。

胡竹峰：有人骂你为业，说明他需要你，你不理他，说明你不需要他嘛。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太大，人间的悲欢离合从来就不相通啊。

贾平凹：嗯嗯，写作上，有好多我的想法都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过，或者在小说里面，或者在我后记里，或者在我的言行讲稿之类，经常得不到回应，我就觉得知音难寻。

胡竹峰：还是有人懂的，你的读者群太多了，很多人会心一笑，没被你看见罢了。

贾平凹：还是太少，好多我琢磨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是个关键点。好比在上面说相声，我抖一个包袱，下边没有反响啊，我心里也有气哩。再一个，比如说有时候写一部小说，费了那么大功夫，里边有好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，而且在文笔上，我反复来，每个字都推敲，但看见有些人，包括一些评论家，看了故事就完了，还被人误读，那个时候觉得很孤独很伤心。

有人没个尽头，整天骂人。后来我想这些人也辛苦得很，我发表什么东西，我任何报道，在哪儿活动，他都要关注，他都要找问题。这个社会，你要说谁伟大，我可以有一百个理由说他伟大。要说他是个恶魔，也可以有一百个证据来证明他是恶魔。经常我就举个例子，我说我看见你这个衣服，一般人，哎，竹峰这个衣服挺好的，他一见面就说里面有没有虱子。

胡竹峰：有种人是特别偏执，他看任何事都有自己的成见。看谁都不顺眼，就看自己舒服。你在文字里说过，喜欢《史记》，今年我下了很多功夫读这本书。你读司马迁，能唤起什么样的心境呢？

贾平凹：开头吧，人人都在说司马迁多厉害多厉害，多好多好。后来再去的时候，就想起司马迁的一生遭遇，为了写这本书真不容易。这本



作者在贾平凹书房。

贾平凹 摄

书就是他遭遇之后写的，他已经没有了男性任何企图和想法的时候，他写来《史记》，写法和和所有人不一样，好多故事也有人写过，司马迁写法不一样。我就想，这个历史，实际永远没有真相，就像咱现实生活中，要发生啥事情，我跟人讲，不一定讲得全面。昨天发生事情，你今天复述就不真实了。历史更是这样，每一个人，面对历史，都有他的观点。读《史记》，不能只看故事，从里边能看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，他的修养，他的对社会人生的看法。

胡竹峰：《史记》算不算你写作的师承之一呢？

贾平凹：也不是，咱那上面下的功夫不是很多。我看书比较杂，而且不停在换，不断倒换。《史记》当然很重要，但总是学他也不够。

胡竹峰：最近几部小说里面，《河山传》故事性比较好，你早期特别会讲故事，《美穴地》《白朗》《五魁》《油月亮》，传奇性很强，好看。后来的几个长篇，我发现故事的经营散淡了。

贾平凹：对对对，我越来越不喜欢过于讲故事，只是一个大概的事，就不追求那离奇、花哨的东西了。现实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拍案惊奇，只是借这个事儿来讲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看法。它不在于故事是否圆满，离奇。

胡竹峰：真实的人间，真实的生命，大部分不会太离奇，人间就那一摊事。写小说，我是外行，故事太强了，精神高度上可能差一些，故事不强，小说又不好看。所以这里面找一个平衡吧。

贾平凹：对，我是宁愿不好看。你现在看好多著名的小说，乔伊斯、福楼拜，很多也不好看，有些读者也都不好看进去，人家没有那圆满的故事和情节。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，这样的小说，肯定是发行量不大。小说写得可以，但是总的来讲，就改编不成电影、电视剧，老百姓不看。有些作家就不是讲故事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，这个没办法呀。

胡竹峰：如果今天的你遇见写《浮躁》《废都》《土门》时候的那个年轻的贾平凹，会受到你的款待吗？会不会觉得这小子不错。

贾平凹：基本上不管咋变化，不管他年轻时候或者老了以后，有多大变化，他是一路慢慢过来的。老爷爷看见孙子，眼前的小孩经过了儿子的身体，他一看就是喜欢啊，这个也都是他的缩影吧。时光就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嘛。

胡竹峰：你写了五十年了，误读不断。我发现贾老师哪怕面对这个不断的莫名的粗暴的指责、谣言、中伤，你都不理的，我也不理，但内心还有愤怒的，偶尔，恨不得打一架，你年轻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。现在我觉得自己是个大人，不想搭理那些人，就是我觉得不值得。

贾平凹：因为是莫名其妙的误解和伤害，你肯定也愤怒嘛。当然现在你问我，肯定是觉得用不着。你往后看吧，再过多少年你看到底是谁错了？到底究竟如何。

胡竹峰：流言蜚语都他妈随风而散了。哈。

贾平凹：对，对哎。

胡竹峰：张之洞中体西用。现在在作家学者不断地在谈学贯中西，有个偏见，我觉得不可能学贯中西，有些地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基因。很多学贯中西的人，因为我不懂外语，我不知道人家西学功力如何，但是他那个中文很一般，好像没贯通。你怎么看这个中外之间这个鸿沟。

贾平凹：原来老说是那个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实际上在我理解，尤其目前这个时段里边，需要中学为用。为啥说这个话，就一定要吸收，一定要学会吸收，外来小说关于境界方面的东西，他的思维啊，他的视觉角度啊，要吸收人家那些东西。内容上，要吸收人家的东西。但具体地写法上，我觉得也只能是中国的。

胡竹峰：其实很多人，一定是羡慕你的，也嫉妒你的。其实很少有人理解你的磨难，我觉得你的磨难在那代作家里面算是多的，争议不断，经常在风口浪尖啊。真是苦了你，我又觉得这些经历其实也滋养了你，鲜花只能长在牛粪上。

贾平凹：也有人说过你这个话，就觉得，哎呀，你这一生好像磨难多。磨难多，幸福也多，经过了很多事。就没有杀过人，没有坐过牢，基

本世上任何事情我都遇见过。第二个吧，我想说的是，人人都有自己的苦，一生漫长，谁都活得苦啊。但有时候我觉得挺好的，你有你的快乐，尤其是写一篇文章，或者在一篇文章里面写了一段，写了一个字，写了一个词，让你很满意，或者突然醒悟了一个道理，有了一个特别好的想法，特别的愉快。这愉快是别人想不到的，享受不到的。

胡竹峰：那是的。这次跟你聊天，我看到了一个宽厚的贾老师，宽厚的底色，不仅是善良，还是自信。

贾平凹：假如你是不自信的，早就被人打倒了。

胡竹峰：对呀对呀，写作的人，还是要相信天道，相信历史。

贾平凹：对对，一些局部的东西啊，小东西你和他争有啥意义嘛。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夏虫不可语冰啊。对吧？夏虫不可语冰，就是你没办法呀。

胡竹峰：我一直有个感觉啊，如果《废都》当年没有被这么批评，景况会不同的。当时你心里是有点怕的，它改变了你的一些心态。不然一路写来，那种自信，那种浩荡，《废都》给你拦腰打一棒，伤害还是有的。

贾平凹：当时你还是个小树苗儿，正在生长的時候，把你头尖尖给掐掉了。掐掉以后吧，得过好长时间才能憋出第二个芽子。因为那时候年轻嘛，就没有经过多少事。社会环境又不一样，对你有很大的打击，一时半会弄不明白，换成现在，倒是无所谓了。那时候经历太少了，你得承认它给你伤害，方方面面的，它不是一般性的事件。

胡竹峰：你已经很强了，一般人早就一蹶不振了。

贾平凹：那要是你不坚强，精神头不行了，那早都不写了嘛。

胡竹峰：贾老师你烟瘾大，抽烟不断，烟是火，你用烟的那点火来温暖自己啊。我今天看到你，在这个房间里，朋友散去，回归自我，回到孤独里，只能抽烟。

贾平凹：确实孤独，周围好多人吧，他说，整天和你在一块儿，你也不跟我说一说文学。我能怎么说？

胡竹峰：自古知己难寻啊。你的读者太多了，我周围很多贾迷啊。懂得你的人，他体面，没有说出来而已。

贾平凹：在文学界交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书画字画方面的朋友，收藏方面的朋友，有些人不参加任何学会，人却很有格调，那些人我交往越来越多。

胡竹峰：你偶尔有没有后悔，九十年代，或者八十年代离开西安，去北京到上海，去更大的地方。我来过三次西安啊，这次感觉很明显，为什么贾平凹的小说是那个感觉，其实跟西安这个城市的气象是有影响的，或者那种共融的东西。

贾平凹：我也不愿意到更大的地方去。这个环境吧，有它的坏处，也有它的好处，你可以吸收它更多，更多人间的东西，也能看清更多的一些，很多面目理得更清楚。事情都有两面性，有它的坏处，也有它的好处。

胡竹峰：嗯嗯，今天就聊这么多啊。谢谢贾老师，欢迎你有空去我们安徽看看啊。

贾平凹：一直想去呢。